

新鄉土
小說
三部曲

大猫

J
O
K
E
R



J
O
K
E
R

凸凹
著

最堪回味的乡土原生态

乡土风情录

官场现形记

北京日报报业集团
同心出版社

大猫

新
京
土
小
說
三
部
曲

凸凹
著

北京日报报业集团
◎ 同心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大猫 / 凸凹著. — 北京 : 同心出版社, 2014.1

(新乡土小说三部曲)

ISBN 978-7-5477-0977-1

I. ①大… II. ①凸…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3) 第 303579 号



大猫

出版发行: 同心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东城区东单三条 8-16 号 东方广场东配楼四层

邮 编: 100005

电 话: 发行部: (010) 65255876

总编室: (010) 65252135-8043

网 址: www.beijingtongxin.com

印 刷: 北京昌联印刷有限公司

经 销: 各地新华书店

版 次: 2014 年 1 月第 1 版

2014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880 毫米 × 1230 毫米 1/32

印 张: 12

字 数: 300 千字

定 价: 28.00 元

同心版图书,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未经许可, 不得转载

自序

我写了中国的乡长。

写作动因，是因为，我本人是有过乡长任职经历的人。

然而，我写的并不是我自己。就我个人而言，我的乡长经历过于短暂过于简单了，前后不足两年半的时间。

然而，我熟悉乡长这一最奇特的人群，便汲取了种种，使字纸上的乡长变得很丰富很生活化了。

小说和影视作品歪曲了乡长形象，这是我极为憎恶的事。

其实中国的乡长，大多都当得很窝囊，并非艺术刻画和人们想象中那么风光。

也有风光的。那是恶吏，而不是乡长。

真正的乡长，是有血泪感受的人。他们也人性，也异化；也自我，也迷失；也可敬，也可鄙；也可爱，也可悲。

我写了乡长生活的原生态。同时，也注意了艺术的张力，写了乡土中国的现世风景和官场生活的复杂气象。看过手稿的友人说，我写的是“新官场现形记”和乡土中国最堪回味的原生态。我虽不敢受用，但也得意三分。

吾心可安矣。

2000年11月16日

于良乡石板宅

序

大猫是纸牌里的大王，在乡村社会，人们把正乡长称作“大乡长”。这是一部写游戏规则的书，不过不是纸牌的规则，而是官场规则。透过“乡长”这个微小的政治细胞，我们可以体察到转型时期中国乡土的基本状况。

吴思先生在一本论述清代官僚制度的专著中，提出“潜规则”的概念。他说：“对于这个擅长舞文弄墨的集团，要撇开它的自我吹嘘和堂皇表白，才能发现其本来面目。在仔细观察揣摩了一些历史人物和事件之后，我发现支配这个集团行为的东西，经常与他们宣称遵循的那些原则相去甚远，例如仁义道德、忠君爱民、清正廉明等等。真正支配这个集团行为的东西，在更大程度上是非常现实的利害计算。这种利害计算的结果和趋利避害的抉择，这种结果和抉择的反复出现和长期稳定性，分明构成了一套潜在的规矩，形成了许多本集团内部和各集团之间在打交道的时候长期遵循的潜规则。这是一些未必成文却很有约束力的规矩。我找不到合适的名词，姑且称之为潜规则。”

（《潜规则》）

“潜规则”是同“显规则”（姑且这样命名）并行的两套规则。它们可能彼此交叉，也可能平行发展，相互“补充”。准确地说，显

规则是一套话语系统，而潜规则是一套行为系统：前者是意识形态，是亘古不变的准则，是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的教条与灌输，是法律也是传统，是它将一个庞大的王朝联系起来，运作起来，固定下来，使它在时间上和空间上都具有稳定性和恒久性；而后者恰恰要远离话语系统，只可意会，不可言传，是一种默契与共识，一种心照不宣，它比显规则更加无形，看不见摸不着，却又像幽灵一般，实实在在地存在，谁也回避不了，从某种意义上说，它甚至主宰着历史的走向，发挥着比显规则更加重要的作用。当历史的某一个突然转弯令我们迷惑不解的时候，潜规则会出来告诉我们，那让我们惊叹的所谓“偶然”，实际上并不是什么偶然，在另一套规则系统里，那不过是过程中一个不可或缺的环节而已。对历史与现实进行深度研究，忽略了潜规则，我们就会因为缺少了一把重要的钥匙而打不开门，无法进入那幽深的暗道，我们的认识就只能停滞在表层，被地表那些纷乱的植被所迷惑，而永远进入不了事物的核心。只有打开潜规则的门，真相才会轰然洞开，事件便会以完全不同的形貌、一种超出我们想象的新奇姿态，呈现在我们面前。

现实批判题材的长篇小说，凸凹的《大猫》并不是第一部，然而凸凹的敏锐处，在于他透过官场的表层，深入到潜规则的层面上。一个怀有抱负的年轻官员，须采用自己所唾弃的非正常的手段才能为百姓干点实事，这个反腐败者最终失败，而加在他头上的罪名，恰恰是“腐败”。他落个哑巴吃黄连，有苦说不出。这样一个逻辑过程，可能有点离奇，但是如果将陆大新放在潜规则的公式里运算，这样的结局就完全合理了。潜规则的强硬与周密，使得一个小小的陆大新，除了就范，没有别的选择。这个纯洁的书生，自从他迈出了走向官场的第一步，就敏感地意识到了潜规则的存在，他曾经试图利用潜规则，

驾驭潜规则，来为他的社会理想和人文关怀服务，结果却被潜规则碾压成齑粉。而他的敌人，也并非仅仅是现实生活中的张三李四（他们的道德良知也在受到规则的无情绞杀，他们和陆大新，不过是在绞杀过程的不同阶段中出现而已），而是一个庞大的无物之阵。在这庞大的无物之阵面前，张三李四都显得无关紧要。反抗具体的对手或许容易，玩弄一点权术，使用个把荤招，就可见效，而这，恰恰又走向了异化，投靠了潜规则。潜规则看似无形而又无处不在，它将每一个鲜活的个体包裹得严严实实。道德固然重要，但并非救世的根本手段。如同吴思所说：“道德操守是官僚集团自始至终卖力挥舞的一面大旗，它翻滚得如此夺目，根本就不容你不重视。我完全承认，道德的力量是有效的，海瑞的刚直不阿可以为证。但道德的力量又是有限的，海瑞的罕见和盛名也可以为证。”（《潜规则》）

这使我想起当今一些年轻学人对那些在荒谬时代里迷途的知识分子的道德质问。这种道德质问固然无可非议，但不去考虑文化乃至政治系统的摆布与操纵，而全然追讨个人的责任，就有些浅薄可笑了。道德底线崩溃，问题不全在道德教育的力度不够，而在于潜规则的强大加速了人们对显规则的背叛，在于现实赋予堕落一个堂皇甚至高尚的理由。

从柯云路的李向南，到凸凹的陆大新，表明文学在进步，表明文学家对社会现实的拷问越来越深入，然而文学家之幸，恰恰是社会之不幸。与中国小说的这点进步相伴随的，却是历史进程中的痛苦与呻吟。小说没有指明出路何在，因为这一切，远非陆大新，或者凸凹所能完成的。

祝勇

2000年12月15日

引子

县人大办公室副主任陆大新头疼得厉害。

他服了两片去痛片之后，仍不见好转，便又吃下去两片。

他的奶奶就有长期吃去痛片的习惯：不管是头痛、腰疼，还是腿疼，只要有疼痛感出现，均求助于去痛片。两片不管事，就吃四片，四片不管事就吃六片。到后来发展到成把地往嘴里扔去痛片，且清脆地嚼咬着，如嚼咬酥甜的饼干。

去痛片便宜，五十粒装的一瓶才九毛钱。作为生活在贫困山村的老年人，觉得自己的命并不金贵，吃药也是一种浪费。但疼痛实在是让人忍不住，便被迫吃几片。

奶奶是吃去痛片吃死的。

那天她头有些晕有些麻木，躺下之后，天旋地转，便只好又坐起来。坐起来之后，眼前星光灿烂，仿佛看见一群被点着了尾巴的家鼠，在眼前窜来窜去。她烦极了，也害怕急了，伸手就把药瓶子抓在手里，一仰脖，半瓶子去痛片就吞咽在喉咙里。

不久，她果然平静地躺下了。但从此却永远地平静了——去痛片诱发了她的脑溢血，她无知地、幸福地去了。

奶奶吃去痛片是因为她是文盲，且又贫穷。

而他却是知识分子，虽然不特别富裕，但到底还享受着公费医疗。

他的头疼，是一种莫名的痛，无现成的病理可对应。所以，吃了许多好药，亦不见缓解，就只有寄希望于过于原始的去痛片。五片去痛片吃下去了，仍不见好转，他便不假思索地吃下去第六片。

吃下去之后，不仅疼痛依旧，反而眼前也像奶奶那样星光灿烂了，也看见了一群尾巴燃烧着的家鼠。他惊悚极了。因为他知道，在这么一座现代化的办公楼里，是不会有这种货色的。此乃病态无疑了。

他怕吃错药死去。他毕竟刚刚二十八岁啊！

他便将一把指头一齐伸进口腔里去，往外抠那药物。喉嗓是麻木的，抠不出感觉，眼泪便惊惧地溢出来。

“完了！完了！”他心头叫着，想到了妻子俏皮的乳头和秀美的脚踝——这一切均要离他而远去了。

他不忍失去这醉人的尤物，便急中生智，用大楷狼毫饱蘸了腥臭的墨汁塞到喉嗓中去。终于喷出黑臭的汁液，喷到雪白的墙上去，墙上便开满了似梅似兰的花朵，也蔓生着似茎似根的枝杈。

好像是呼吸通畅了许多，但疼痛却从原来的沉闷变得锐利如锥了。他失声大叫：“晓枫，救我！救我！救我！”

这个晓枫并非他的妻子，却是他苦恋多年的一个情人。

这无意识的一声叫，让他倏地生出一种生不如死的感觉——最渴求的，却是最遥远的。与其说是隔着星汉天河，莫不如说是隔着生死界。

死了也好！

这般念头冒出来，疼痛居然可以忍受了。他扑通一声把自己扔到地上，双腿蜷曲着，双手却努力伸向前方，如一条被打断了脊梁的狗。

陆大新的头疼始于一周前那次人大常委会。

那次常委会的议题是讨论一篇关于本县环保问题的调查报告。那篇报告除了对县领导关心环境治理歌功颂德之外，并没有涉及切实存在的问题。比如文物古迹被水泥厂的烟尘污染，化工厂的废水污染水源等等。他觉得这样的报告不仅欺世，而且昧心。

他便对主管办公室的人大万副主任说：“万主任，我觉得调查报告不应该这样写，应该触及一些问题。”

万副主任一怔：“触及一些什么问题？”

“触及一些确实应该解决的问题，比如文物古迹被水泥厂的烟尘污染等问题。”陆大新斗胆地说。

万副主任脸上有些愠色：“为了保持稳定，不宜暴露阴暗面。”

“这不是暴露阴暗面的问题，而是为改进工作提供依据。”他坚持说。

“如此说来，你倒比我还有水平，我倒要接受你的领导了？”万副主任反问道，且脸色阴沉欲滴。

陆大新本应识趣地止住，但他的书生气使他遇阻益奋：“作为依法监督的人大机构，本应该从事实出发；否则，便没有监督的资格了！”

万副主任怪异地看着他两眼：“你进机关这么多年，竟连最起码

的工作规则都不懂，真有愧于你这个副处级的领导干部身份。”领导开始不客气了。

陆大新知道，万副主任所说的所谓工作规则，其实就是官场的游戏规则，也就是找准位置，帮忙而不越位的规则。此时，他是好心帮忙，但却有些越位了，因为他已冒犯上级领导的绝对意志了。

他心里有些不安，但惊惶中，竟脱口而出：“我算什么领导干部，一个被人使唤的工具而已。”

万副主任的脸瞬间起了巨大的变化，由阴沉而平静，变得青紫而苍白：“你的工具说，是资产阶级自由化的典型言论。我们共产党员，在人格上绝对平等，希望你不要在原则问题上使气弄性，这对一个年轻干部的成长不利。”

万副主任说完这番话之后，不容陆大新辩论，便拂袖而去。

陆大新呆呆地站在那里。他想到，这几年兢兢业业的努力，可能因此而付之东流。

晚上，他魂魄不定，不能入睡。他进入了一种被动的反省状态。这几年，他业余搞史学研究，在各种权威报刊上发表了几十篇论文，且出版了一部名为《书斋清话》的文集，在读书界颇有反响。对此，万副主任也表示支持，且引以为荣，他常对年轻人说：“你们不要整天喝酒搓麻，也要像小陆一样，读点书，搞点学问。知识经济时代就要到来了，迎接未来的挑战，靠的是知识和见识，你们要有足够的知识积累才行啊。”

领导虽然支持自己，但陆大新也非常注意摆正工作和学习的关系。他从不利用工作时间搞学问，总是在夜间的孤灯下与带霉味的册页相温存。他是无可挑剔的。

发生了白天这样的事以后，领导会不会挑剔自己呢？他觉得不会：一个堂堂的县级领导，哪能会跟一个小小的处室干部计较呢？而他又觉得会：因为整个机关从上到下，都对主任唯唯称是，低眉顺目；而偏偏自己不知深浅，纵性放言，这不是一个异数么？这个异数就像席梦思床上的一粒黄豆，虽然芥微，却让人感觉明显，若要睡得踏实，是非得除去不可的。

不想，尚安生；一想，吓一跳。

陆大新内心忐忑，不断掐自己的大腿。

正自焦灼中，他听到了身边人甜蜜的微鼾。他嫉妒极了，情不自禁地朝着一条雪白的腿子掐去。

女人抖了一下，醒了。

“怎么，你想要吗？”竟是一个娇憨之音。

素日，他做学问做到深夜，意犹未尽时，常常把睡梦中的女人唤醒，朝女人的身子里播撒一些由书本得来的情致。

这一回，女人以为他又有情致了，眼睛虽然睁不开，应和却很清晰。

男人哭笑不得：“要你妈的屁！”

静谧的幽夜，温柔的幽情，竟拨响了这么粗粝的一个弦音！女人吓得一骨碌坐起来，顺手打开了床头灯：“你撞见鬼了吧？”

这般情景，出乎自己的意料，他觉得不该由他负责，便愣怔在那里，一声不吭。

“你是嫌弃我了。”女人竟开始抽泣。

糊里糊涂的怨情居然渐渐地抒发得恣肆了，泪水竟也淌成了气

候，流到了两个俏皮的乳头上，凝聚到不可承受的圆满时，就重重地滴到床上去。

男人不禁动了哀怜之情，把女人拥进怀里。

女人不情愿地蠕动了两下，还是渐渐安妥了。

“对不起，我真的撞见鬼了。”他给了女人一个安慰的说辞。

轻信的女人点点头：“半夜三更的，不要胡思乱想，要我一次，便睡踏实了。”

男人就要了一次。

这果然是医治失眠的良方，要过之后，竟睡意浑然了：“跟可人的女人相比，人大主任算个屁！”他心中咕哝了一句，就睡实了。

第二天一早，又碰到了万副主任，他主动奔上前去，亲热地招呼道：“主任，早上好！”

万副主任竟像没听到一样，侧过脸去，与他擦肩而过。

毋庸置疑地，万副主任计较他了。

看来，这个尚算开明的主任，跟其他当官的一样，心中也固守着一个不变的尺度：他可以容忍你的学问人格，却不允许你运用你的实践人格。你若自不量力地越过雷池一步，等待你的，也依旧是云重雨浓。解放区的天，是晴朗的天，那是延河边的曲子。这个曲子唱到紫禁城之后，雕梁画栋的折射，使它变调了。

陆大新感到事态严重了，他紧张地思考着如何建立一种新的和谐。对策尚未想出来，耳鼓竟吱吱地叫起来，之后，整个脑袋就如锥如刺，疼痛难忍了。以为是昨夜失眠诱发的病症，但睡过午觉之后症状依旧尖锐，便只能求助药物了，直至大量吞服去痛片。

像狗一样趴在地上，忍受着头痛的陆大新，在昏沉中听见有人敲门，便艰难地爬起来，把头歪在沙发上。

小公务员进屋来：“陆主任，组织部要找你谈话。”

他便顶着满头的疼痛，到了组织部。

组织部部长笑着让他坐下，问：“小陆同志，你在人大办公室干了几年了？”

“八年。两年科员，两年副科长，两年科长，两年副主任。”

“噢，这么年轻，竟蹲了这么长的办公室，像温室里养花呀！”组织部长摆了摆手，不要陆大新说话，接着说，“所以，为了更好地锻炼和培养年轻干部，三十岁以下的处室干部，必须到基层去，去积累实际工作经验，提高解决问题的能力，以便今后挑起更重要的担子。”

听到这儿，陆大新知道，自己要被外派了，便急切地问：“要我去哪儿？”

组织部长呵呵地笑起来：“你果然是个有性格的同志，我就喜欢你这样的干部。经县委研究决定，任命你为青土乡党委副书记，并作为该乡乡长候选人。不要担心，组织是会保证选举成功的。”

人人称乡长是扎在事务堆里的“杂务室”，什么“人戴环儿，狗带牌儿，耗子洞里塞药丸儿”的顺口溜可以名其状。作为一个喜欢按部就班、看重秩序和规律的书生来说，陆大新从心里不愿当什么乡长，但组织上的决定是不可违拗的，推辞也没用。便问：“什么时候去上任？”

“不急，你先休整两天，平静平静心情，到时干部科的同志会送你去的，在家听通知吧。”

“您有什么嘱咐？”

“乡长是行政首长，责任重大，你要以身作则，依法行政，多给老百姓办点实事，古语说‘为官一任，造福一方’就是这个意思。另外，遇事要多向党委书记请示汇报，努力达成共识，赢得支持。说白了，就是要和党委书记搞好关系——关系顺，刀有刃。关系不顺，尺也成寸。这一点，你会慢慢体会到的。”

……

从组织部出来，头居然不疼了。

原来，头疼是被领导“制裁”后，心无底数的一种精神张皇。一旦知道了具体的“惩治”结果，反而冰释神清。人大副主任还算仁义，他无非是来了个“清君侧”，把“逆臣”外放到一个贫困乡当乡长而已。乡长虽然官不大，到底是行政一把手，正可以施展一下自己的抱负。这对具有独立人格的年轻人来说，未尝不是一件好事。

在楼道里碰到万副主任。万副主任拱一拱手，笑着说：“祝贺，祝贺你下去镀金了，将来可以当大官。”

陆大新也拱一拱手：“托您的福，多谢了。”

万副主任摆一摆手，表情复杂。

回到办公室，陆大新看到喷在山墙上的墨迹还濡润未干，便用手指把残缺的花朵画完整，然后在左下角画了一方印鉴，写上陆大新三个字。有了落款，竟也似一幅正正经经的画了。

他反反复复地端详着，觉得这幅画实在是好，比齐白石的画还好。

文章本天成，妙手偶得之。作画，也未尝不如此。

1

青土乡党委书记吴景州这几天显得格外平静。他足不出户，整天粘在办公室的沙发上，看一本《陈永贵传》。

平日里，他东奔西走，或到村里，或到县上，从不待在办公室里，以致于副职向他汇报工作要等到晚上十点以后。他一周才回一次家，即便乡里没什么事也不回家，即便家离乡里也并不遥远。他觉得，作为一个乡党委书记，应该有抛家别雏的精神。他如此这般地在这个乡里已待了四年，并未给乡里带来丝毫的变化。相反，原有的乡办企业有二十六个，经他手，却减到了九个，一个个因负债率太高，产品又无销路，宣告倒闭了。所以，人说，他的抛家别雏是一种姿态，既对上，又对下。其含义是：我虽没有功劳，却还有苦劳。正因为这层含义的作用，县里有些领导体恤他，不忍心撤换他，他便把党委书记的宝座坐牢了。

他是不爱读书的。即便是几张各级党报，也只是每天睡前看看题目。他现在能静静地坐在屋里看书，说明了一点：他心中愉快。他与一般人有不同的性格，别人高兴时，是又说又笑，又蹦又跳，激情洋溢，且欢歌且浮飘。他却不，愈是兴奋愈是平静，走了出人预料的极端。

这是一种抑郁的性格，用百姓的话说，这人“阴”。

他为什么高兴呢？

是因为他终于把他的对头、原乡长肖大力赶走了。

肖大力个大体胖，头脑简单，无知无畏。他的外向型性格很容易与具有抑郁性格的吴景州发生冲撞。特别是到了后期，吴景州开党委会时总是趁着肖大力不在家时临时召集，形成一种令人哭笑不得的一人专断局面。肖大力不好发作，因为人们以为吴景州并非有意躲肖大力，而是肖大力没有屁股印子，总是有事外出。虽然不能发作，但肖大力心中有数，日子久了，便由隔膜而升级成怨愤。后来肖大力什么心也不操了，什么事也不做了，拉着手下人到村里打麻将了。这麻将一打，就坏了机关干部的名声，乡机关的号召力便弱下来，以至于召开村级干部会，有好几位支部书记和村主任都敢公开拒不出席。

有一天肖大力中午在一个村里喝了酒，下午又接着码牌。吴景州闻讯赶到现场——

“肖大乡长，您也太不像话了吧？”

肖大力捏着一张牌，眯缝着眼看了好久，猛地拍在桌上：“白屁股！”

他所说的白屁股，是一张白板。

吴景州听到白屁股，心中微微一颤，声音就高了起来：“你怎么这么不自觉？”

肖大力仍是不理睬他，又提起一张牌，又眯缝着眼睛看了好久，又猛地拍到桌上：“白屁股！”还是一张白板。

其实肖大力手中有一个白板的暗杠，本来想开一下的，没想到书